

上图“阅读寄语”征集活动第一天收到 48 份投稿

你的作品或成东馆首件馆藏



■ 上图东馆内景

本报讯(记者 徐翌晟)想让你的作品成为上海图书馆东馆的第一件馆藏吗?为了丰富这座阅读新天地,昨天起上海图书馆开启为期一月的“阅读寄语”全民征集活动,期待听到读者的心声,以及读者对阅读的体会、理解与期望。记者今天上午获悉,征集的第一天,馆方就收到了 48 份投稿。

上海图书馆东馆位于浦东新区合欢路迎春路,高度 50 米,直面世纪公园,建筑面积约 11.5 万平方米,地上 7 层、地下 2 层,开放后可提供坐席近 6000 个,满足每年 200 余场讲座、上千场各类学术活动的文化需求,读者年接待量可达 400 万人次。功能上,上海图书馆东馆侧重于提供面向大众的多元化、主题化、体验型的现代图情服务,努力打造成新一代的阅读文化交流中心。日前,上海图书馆首次向社会

公开东馆内部照片,简洁、大气的外部设计,洒满阳光的内部结构,能够满足读者对图书馆的美好想象。大厅还有一片特殊的地面设计,灵感源于报纸上的一行行文字,仔细看其中还有标点符号。

东馆一楼为少儿区和为残障人士服务的无障碍阅读区;二楼为报刊阅读区和为年长人群设计的乐龄阅读区;三楼的开放式阅读广场集藏借阅于一体,同时设置小型研讨室、自习室以及新阅读体验区;四楼、五楼分别设置地方文献、家谱、文化名人手稿、全球城市

等主题馆;位于七楼的展览区将常设馆藏精品展,超过 2000 平方米的“城市客厅”设有全民阅读推广主题区,将向上海所有读书会开放。

对于征集活动,馆方透露:“我们将从来稿中选择部分内容与书法俱佳者,邀请到上海图书馆东馆,现场书写在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最大手工纸‘四丈宣’上,此作品也将成为上海图书馆东馆的第一件馆藏。这张纸将承载着读者对东馆的期望和阅读的理想,激励上图人为建设书香社会而努力工作。”

“阅读寄语”征集对象为各界读者,“阅读寄语”以个人创作为主,字数控制在 10 个字左右,用毛笔或签字笔书写在 A3 或 A4 大小的纸上,并拍照(视频可选)上传至上海图书馆“阅读寄语”活动相关网址。



■ 上图东馆效果图

从“收”与“藏”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

80 后“藏二代”:把根留住



文体社会

从“不理解父母为什么爱捣鼓老东西”到“越来越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充满魅力”;从“对所谓藏品无知无感”到“从头学起,细心钻研,探寻老一辈藏品的当代价值”,“藏二代”的理念不止于“收”与“藏”,更看重“融入生活”、“活于当下”,记者有幸在第八届上海淘宝(收藏)文化节闭幕式上见到了一批八零后“藏二代”。

诚如组委会主任吴少华所言:“是时候,让收藏回到原点。收藏,本该从心出发,因爱结缘,不为投资、炒作或者暴富。很多藏品,是时光的馈赠、历史记忆,守住它们,也就守住了我们的精神家园。”

“零碎”唤醒红色记忆

从事房地产开发行业的孙曼如怎么也想不到,终有一天,她会和妈妈收藏的那些零碎物件“和解”,不计前嫌地整理、擦拭、分门别类地陈列。因为一直以来,她都将其视为“假想敌”,是他们“分走了妈妈的陪伴”。

在孙曼如的记忆里,小时候,妈妈总是不着家。“她得了空,就爱买了火车票四处跑。妈妈的背包里,都是各地的地摊、老街收来的‘零碎’。年幼的孙曼如,不很理解妈妈为什么会喜欢那些徽章、票证甚至石头,直到 2020 年,疫情漫长的“居家隔离”期给她机会,重新认识

妈妈的这些藏品。

“疫情期间,我帮妈妈整理藏品,其中有一沓陈旧的票证,那是抗美援朝时中国老百姓捐款、捐物后获得的凭证。后来在看电影《金刚川》时,突然想到了这些老票证,我一下就被触动了,我才意识到妈妈那些藏品的价值,它们不是与我无关的老物件,而是一代人的红色记忆。”

“寻香”是种生活方式

同样是八零后,陈振东身处互联网行业,平素多和电脑打交道的他,生活中却是个崇尚古风的“国潮一代”。父亲陈庆涛收藏了许多海派书画和明清瓷器,而陈振东对于“收藏”也有了自己的理念:“我觉得现在的年轻藏家对待藏品,应该不会再像老一辈,以那种虔诚膜拜的态度来对待,好东西当然珍贵,要珍惜,但再珍贵的东西要为我所用才有价值。如果不能让我心悅、为我生活添彩,买回来就小心翼翼束之高阁,那么这种收藏也没什么滋味。”

如今,陈振东的收藏主要是沉香,他说自己玩香,并非附庸风雅,而是想要通过香艺来追溯历史,探寻古代文人的生活方式:“我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,会定期举办香艺沙龙。我们穿着汉唐或者宋朝的服饰,配以同时代的仿制器具、音乐,然后行礼、合香、熏香、品香,沉浸式体验古人的生活。”

在陈振东看来,现在越来越多人爱上香艺、追寻古风,实际是一种文化自信的表现:“现在的艺术品收藏,唯有融入生活,才能让人沉醉其中。”

守住文化也守住根

家里有个收藏迷是什么感受?赵雅娟最有发言权。印象中,自从父亲赵文龙迷上了收老家具,家里的摆设那是“一月一变”。“我是 1982 年生的,我读书时候正是改革开放大潮席卷之时。但和别人家里有席梦思床、进口布艺沙发不同,我们家简直就像坐着时光机往回赶。”赵雅娟说:“爸爸每月发了工资,除了日常开销,就是淘换老家具,家里现代化家具一件不留,就连我的床都被替换成老红木大开门雕花架子的大床。那时候,都在追《还珠格格》,我睡的就是小燕子那种床,一直睡到读大学。”

在新加坡学了商科回国的赵雅娟,原本没想过要“继承家业”,谁知道小时候潜移默化播下的种子居然在而立之年开了花:“大约在 30 岁过后,一下子就对老物件有了兴趣。”

如今,赵雅娟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帮爸爸打理松江九亭镇那座建造了 22 年尚未完工的古院落——荟珍屋,内有十余座老宅,廊廊相连,小桥流水,未来,大量明清江南苏作文人精品家具将散落其间。赵雅娟说,她也是在千百次抚摸那些老物件后,才有了一种人和物的情感联结:“每一栋古建筑、每一件古家具的背后,都有着许多故事。我爸爸从收藏明清瓷器、古家具,到后来收藏古建筑,他凭着一腔热血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,攒下的这些家当,那是中国的文化遗产、根脉、瑰宝。是它们,让我们明晰了自己的来处。我们有责任去守住我们的根。”

本报记者 朱渊



■ 孙曼如



■ 陈振东



■ 赵雅娟